

卷第二百三十九 詔佞一

安祿山 成敬奇 陳少游 裴延齡 薛盈珍 畫雕 馮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韓全誨

蘇循 蘇楷 樂朋龜 孔謙

安祿山

玄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，安祿不拜。因奏曰：「臣胡人，不聞國法，不知太子是何官？」玄宗曰：「是儲君。朕萬歲後，代朕君汝者。」安祿曰：「臣愚，比者只知有陛下，不知有太子。」左右令拜，安祿乃拜。玄宗嘉其志誠，尤憐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成敬奇

成敬奇有俊才，文章立而可就。為大理正，與姚崇有姻親。崇嘗寢疾，敬奇造宅省焉。對崇涕泣，懷中置生雀數枚，一一持出，請崇手執而後放之。祝云：「願令公速愈。」崇勉強從之。敬奇既去，崇惡其諛媚。謂其子弟曰：「此淚從何而來。」自茲不復接遇。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陳少游

唐陳少游檢校職方員外郎，充回紇使。檢校官自少游始也。而少游為理，長於權變，時推乾濟。然厚斂財物，交結權右。尋除管桂觀察使。時中官董秀用事，少游乃宿於裡。候下直際，獨謁之。從容曰：「七郎家中人數幾何，每日所費幾何？」秀曰：「久忝近職，累重。又屬時物騰貴，一月須千餘貫。」少游曰：「據此所費，俸錢不能足其數。此外常須求於人，方可取濟。倘有輸誠供應者，但留心庇護之，固易為力耳。少游雖不才，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。每歲願送錢五萬貫，今見有大半，請即收受。餘到官續送，免費心勞慮，不亦可乎！」秀既逾於所望，忻悅頗甚，因與之相厚。少游言訖，泣曰：「南方毒癘深僻，但恐不得生還，再睹顏色。」透遽曰：「中丞美才，不當遠官。從容旬日，冀竭蹶分。」時少游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。秀、載內外引薦。數日，拜宣歙觀察使，改浙東觀察使，遷淮南節度使。十餘年間，三總大藩。徵求貨易，且無虛日，斂積財寶，累巨萬億。視文雅清流之士，蔑如也。初結元載，每歲饋十萬貫。後以載漸見忌，少游亦稍疏之。及載子伯和，貶官揚州，少游外與之深交，而陰使人伺其過，密以上聞。代宗以為忠，待之益厚。關播嘗為少游賓客，盧杞早年，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幙府，故驟加其官。德宗幸奉天後，遂奪包佶財物八百萬貫。復使參謀溫述，送款於李希烈曰：「濠、舒、廬等州，已令罷壘，韜戈卷甲，佇候指揮。」後變輿歸京，包佶入朝，具奏財賦事狀。少游上表，以所取財，皆是供軍費用，今請據數卻納。乃重徵管內百姓以進。後劉牧牧汴州，得希烈起居注：某月日，陳少游上表歸順。少游聞之，慚愧而卒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裴延齡

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，尋以本官權判度支。自揣不通食貨之物，乃設鉤距，召度支老吏與謀，以求恩顧。乃奏言：「天下出入錢物，新陳相因，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，唯在一庫。差殊散失，莫可知之。請於左藏庫中分置，（明抄本）置「作」貯。」別建欠、負、耗、債等庫。及季庫月給，納諸色錢物。」德宗從之。但貴欲張名目，以惑上聽。其實錢物更無增加，唯虛費簿書人吏。又奏請，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，市草百萬團，送苑中。宰臣議：以為若市草百萬團，則一方百姓，自冬歷夏，搬運不了，又妨奪農務。其事得止。京西有沔池卑濕處，蘆葦叢生焉，不過數畝。延齡忽奏云：「廐馬冬月合在槽檻秣飼，夏中即須有牧放處。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，有陂地百頃，請以為內廐牧馬之地。且去京城十數里。」德宗信之，言於宰臣。宰臣堅執云：「恐必無此。」及差官閱視，悉皆虛妄。延齡既慚且怒，又因對敷。德宗曰：「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楸。以年多故致損壞，而未能換。」延齡曰：「宗廟事重，殿楸事輕。陛下自有本分錢物。」德宗驚曰：「本分錢何名也？」曰：「此是紇義。愚儒常才，不足與言。陛下正合問臣，臣能知之。准禮經云：天下賦稅，分為三分。一分充乾豆；一分充賓客，一分充君之庖廚，乾豆供宗廟也。今陛下奉宗廟，雖至嚴至豐至厚，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。只如鴻臚禮賓，諸國番客，至於回紇馬價，用一分錢物，尚有贏羨甚多。況陛下御善宮廚，皆極簡儉，所用外，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，猶未能盡。據此而言，庖廚之用，其數尚少，皆陛下本分也。用修十殿，亦不合疑，何況一楸。」上曰：「經義如此，人未曾言，頷之而已。」後因計料造神龍寺，須用長七十尺松木。延齡奏曰：「臣近於同州，檢得一谷，有數千株，皆長七八十尺。」德宗曰：「人云，開元天寶中，近處求覓五六丈木，尚未易得，皆須於嵐勝州來彩造。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？」延齡對曰：「賢者珍寶異物，皆處處有之，但遇聖君即出。今此木生自關輔，蓋為聖君，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。」延齡既銳情於苛刻，剝下附上為功。奏對之際，皆恣驕詭怪虛妄，他人莫敢言者，延齡言之不疑，亦人之所未嘗聞。上頗欲知外事，故特優遇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薛盈珍

姚南仲為鄭滑節度使。時監軍薛盈珍佔勢，乾奪軍政。南仲不從，數為盈珍構讒於上，上頗疑之。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，馳奏南仲不法，讒構頗甚。南仲裨將曹文洽，時奏事赴京師。竊知盈珍表中語，文洽私懷怒。遂晨夜兼道追務盈，至長樂驛，及之，與同舍宿。中夜殺務盈。沉盈珍表於廁中。乃自殺。日吁，驛吏開門，見流血滿地。旁得文洽二緘，一緘告盈珍罪；一緘表理南仲冤，且陳謝殺務盈。德宗聞其事，頗駭動。（「駭動」原作「駁異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南仲慮憂深，遂入朝。初至，上曰：「盈珍擾卿甚也。」南仲曰：「盈珍不擾臣，自隕陛下法耳。如盈珍輩所在，雖羊杜復生，撫百姓，御三軍，必不成愷悌父母之政，師律善陣之制矣。」德宗默然久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畫雕

裴延齡恃恩輕躁，同列懼之，唯顧少連不避。延齡嘗畫一雕，群鳥噪之。以獻，德宗知眾怒，益信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馮道明

雍陶，蜀人也，以進士登第。後稍薄於親黨，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，歸山坡，素事篇章。讓陶不寄書曰：山近衡陽雖少雁，水連巴蜀豈無魚。陶得詩愧赧，方有孤首之思。後為簡州牧，自比謝宣城柳吳興也。賓至則折挫之，聞者亦慮，投贊者稀得見。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：「與員外故舊。」聞者以道明之言啟之，及引進，陶呵曰：「與君昧平生，何方（「方」原作「何」）」

改。)相識？」道明曰：「誦員外詩，仰員外德，詩集中日得見。何乃隔平生也！」遂吟曰：「立當青草人先見，行近白蓮魚未知。」又曰：「江聲秋入寺，雨氣夜侵樓。」又曰：「閉門客到常疑病，滿院花開不似貧。」陶聞吟欣然，待道明如曩昔之交。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，馮子匪藝而求知，其兩違之。(出《雲溪友議》)

杜宣猷

杜宣猷大夫自閩(「閩」原作「陶」，據《玉泉子》改)中除宣城，中官之力也。諸道每歲進閩人，所謂「私白」者，閩為首焉。且多任用。以故大閩以下桑梓，多係於閩。時以為中官藪澤。宣猷既至，每寒食節，輒遣遣將吏，荷挈食物，祭於諸閩塚墓。所謂灑掃者也，故時號為「敕使看墓」。(出《玉泉子》)

李德裕

李德裕鎮揚州，監軍使楊欽義迫入，必為樞近。而德裕致禮，皆不越尋常，欽義心銜之。一日，中堂設宴，更無他賓。而陳設寶器圖書數床，皆殊絕。一席祇奉，亦竭情禮。宴罷，皆以贈之。欽義大喜過望。旬日，西行至汴州，有詔卻令監淮南。欽義即至，具以前時所贈歸之。德裕笑曰：「此無所直，奈何拒焉？」悉卻與之。欽義心感數倍。後竟做樞密使，唐武宗一朝之柄，皆欽義所致也。(出《幽閒鼓吹》)

韓全誨

唐昭宗以宦官怙權，驕恣難制，常有誅剪之意。宰相崔胤嫉忌尤甚。上敕胤，凡有密奏，當進囊封，勿於便殿面奏。以是宦官不能知。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女數十以進，密求宮中陰事。天子不之悟，胤謀漸泄。中官以重賂甘言，請藩臣為城社，視崔胤皆(「皆」原作「皆」，據《北夢瑣言》改)裂。時(「時」原作「肘」，據明抄本改。)因伏臘宴聚，則相向流涕，辭旨諂諛。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，於是韓全誨引禁軍，陳兵伏，逼帝幸鳳翔。他日崔胤與梁祖協謀，以誅閩官。未久，禍亦及之，致族絕滅。識者歸罪於崔胤。先是其季父安潛常謂所親曰：「滅吾族者，必緇兒也。」緇兒即胤小字。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，謂賓佐曰：「助(「助」字原缺，據《北夢瑣言》補。)賊為虐者，其崔胤乎。破國亡家，必在此人也。」(出《北夢瑣言》)

蘇循

唐末，尚書蘇循諂媚苟且，梁太祖鄙之。他日至並州，謁晉王。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。而循忽獻晉王畫敕筆一對，承業愈鄙之。(出《唐書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北夢瑣言》)

蘇楷

昭宗先謚「聖穆景文孝皇帝」，廟號昭宗。起居郎蘇楷等駁議，請改為「恭靈莊閔皇帝」，廟號襄宗。蘇楷者，禮部尚書蘇循之子，乾寧二年應進士。楷人才寢陋，兼無德行。昭宗惡其濫進，率先黜落。由是怨望，專幸邦國之災。其父循，奸邪附會，無譽於時。故希旨苟進。梁祖識其險坡，滋不悅，大為敬翔、李振所鄙。梁祖建號，詔曰：「蘇楷、高貽休、蕭聞禮，皆人才寢陋，不可塵汚班行。並停見任，放歸田裡。蘇循可令致士。」河朔士人，目蘇楷為衣冠梟獍。(出《北夢瑣言》)

樂朋龜

舊例，士子不與內官交遊。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。唐僖皇播遷，行至洋源，百官未集，缺人掌誥。樂朋龜侍郎，亦及行在。因謁中尉，仍請中外。由是薦之，充翰林學士。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，亦出令孜之門，皆申中外之敬。泊車駕到蜀，朝士畢集。一日，中尉為宰相開筵，學士泊張起居同預焉。張公恥於對眾設拜，乃先謁中尉。使施謝酒之敬，中尉訝之。俄而賓至，即席坐定。中尉白諸官曰：「某與起居，清濁異流。曾蒙中外。既慮玷辱，何憚改更？今日暗地謝酒，即不可。」張公慚懼交集。自此甚為群彥所薄。樂公舉進士，初陳啟事，謁李昭待郎，自媒云：「別於九經書史及老莊八(「八」原作「行」，據明抄本改。)都賦外，著八百卷書。請垂比試。」誠有學問也，然於制誥不甚簡當。時人或未之可也。(出《北夢瑣言》)

孔謙

後唐明宗即位之初，誅租庸使孔謙、歸德(「德」原作「得」，據明抄本改。)軍節度使元行欽、鄧州節度溫韜、太子少保段凝、汴州曲務辛廷蔚、李繼宣等。孔謙魏州孔目吏，莊宗圖霸，以供饋軍食。謙有力焉，既為租庸使。曲事嬖幸，奪宰相權。專以取斂為意，剝削萬端，以犯眾怒伏誅。元行欽為莊宗愛將，出入宮禁，曾無間隔。害明宗之子從景，以是伏誅。段凝事梁，以奸佞進身。至節將，末年縮軍權，束手歸朝。溫韜兇惡，發掘西京陵寢。莊宗中興，不證其罪，厚賂伶官閩人，與段凝皆賜國姓，或擁旄鉞。明宗採眾議而誅之。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，朱友貞時，廷蔚依瓚勢曲法亂政，汴人惡之。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，亡命歸莊宗，劉皇后畜為子。時宮掖之間，穢聲流聞。此四凶，帝在藩邸時，惡其為人，故皆誅之。莊宗皇帝為唐雪恥，號為中興。而溫韜毀發諸帝陵寢，宜加大辟。而賜國姓，付節旄，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。(出《北夢瑣言》)